

是那一天，她特意找我過來，對我宣佈這件重要的事情：她要逃離這裡。由於不可抗力的因素，她將會逃到另一棟大樓裡。

這一切都太像被叫到台前，領取不及格考卷那樣令人措手不及。我倚在門口，看她匆忙地把晾放在床上，幾件她常穿的寒酸衣物、簡單的盥洗用品，收進不知道是哪個活動的贈品的背包裡——整個過程，都彷彿是末日來臨，她要趁亂逃離這個瘟疫之地。

顯然，我應該要對「不可抗力」心存懷疑，或甚至有所警覺。可是我的情緒，竟像完全無風的湖面，毫無半點波紋。也許當時我已有預感；有一天，我們其中一人，會跳上一班公車或火車，比預定的還要提早離開。

「妳會待多久？」在那樣的情況下，我仍努力表現自己的關心；儘管聲音有些空洞，且還夾雜一點幸災樂禍的心虛。沉默迅速在房裡膨脹，毫不留情地圍剿我們。這似乎讓這整件事，蒙上一層服喪黑紗般的神秘；彷彿是只要誰再次提起，就必然會招來顫慄的不祥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她離開以後，我並沒有立刻去找她。而是等她給我的錢，花得所剩無幾，我才想起她曾說的那棟大樓。某個平日的夜晚，我照著她遺留的指示，很快便抵達了那裡。那天街上有點冷清，月光清晰地把我的身影，投得異常巨大，幾乎像某個尾隨我、隨時準備好要威嚇我的大人。我曉得這並不是某趟刺激的冒險，所以直到要進大門前，我都不得不隨時調整好呼吸，好壓抑無端湧上來的好奇。

後來我穿過一些步履蹣跚、正在夢遊的人，才找到電梯；等我上樓，走進明明有燈，卻投射出一條過於黯淡的走廊，立刻就發現了她。

我很訝異。大概有二到三分鐘之久，我只能隔著一段距離，看她扶牆，以一種極其怪異的方式行走。她舉步維艱，走得特別慢，好像每步一踩下去，就陷進一處突然綻放的泥沼裡。我觀察很久，發現這幅景象，有如某個被遺棄的水族箱內部——她在那液態的介質裡，仿如水草款款搖晃般地行走。

第一次進到她的房間，我就覺得非常冷冽。明明是夏季，房裡卻散發一股寒冬的氛圍。一道米色拉簾，圈圍她的生活空間：一張單人床、一個木頭櫃、簡易的小鬧鐘、以及床旁的折疊躺椅。房裡十分陰暗，只有她床頭的一盞濛濛白燈，幾乎要融化掉她的臉廓。我們的影子被拉得斜長，連在地板形成一大片汙泥。隨後我擅自坐在那張躺椅，有些拘謹過了頭；它不斷發出吱嘎的抗議聲響——聽來就如同某種動物的哀號——牠因為我的關係，正迅速走向必然的死亡。

母親半躺在床，背倚著牆，從鬆塌的洋裝裡，露出她的兩條腿。她應該說了一些話，儘管聲音十分遙遠，但她大致對我的終於到來，感到有些欣慰與開

心。她說了很多，嗓音比過往我能辨認的，都還要輕柔許多；怎麼說，那種棉絮般的柔軟，彷彿是在對一個稚幼的嬰孩說話似的。

從她嘴巴吐出的詞語，那些斷續的句子，沒來得及成就一項意義，就被我的腦袋給扼殺了。我的注意力，全被她腫脹不堪、如象腿移植過去的腿給吸引過去。無論她說了什麼，我的視線都毫無可能，從那上面輕易地移開。彷彿是腐肉上方繞旋的蒼蠅。後來，她順勢用指腹戳了戳她的腿，立即形成一個宛如藤壺的凹痕。

從她說話時，沒有看我來看，她也像是在講給自己聽。我盯著她的腿，忽然意識到，原來這就是她的新生活：待在一艘鐵製的小艇，每日每夜，漂流進昏濛的意識裡。

而她始終也沒問起，關於我的遲來；彷彿是她早已知曉，無論再如何親匿的問候，都將讓渡給凝聚在這房裡，越來越僵寒的沉默。

因為很快，我們就幾乎無話可說了。

2

那是第一天。十四歲的我，有生以來，首度闖進母親的新房間，觀摩她逃離之後的卑鄙生活。這個生活裡，明顯沒有我，充其量我只是一個僥倖的旁觀者。說實在的，我並沒有特別難過或是傷心。我只能假設這樣很正常。總有一天，我也會待在一個簡樸的空間，無所事事，慢慢消磨著無度的時間。

我開始想像她原來的房間裡，那張雙人床、五斗櫃、加上體積龐大的電視機，正偷偷在深邃的晦暗裡，緩慢地瓦解、碎散——彷彿是被噬進一個巨大的黑洞，一切她曾擁有的東西，都潰散成漫無目的的屑屑，混亂地四處漂移。不過實際上，就在我每次進去時，它們的確都有默契地共謀了一種假象：母親可能才剛離開沒有多久。

而在之後的幾天，我陪母親在那條晦暗的走廊，重新學習該如何正常行走時，我獲得好好觀察這裡的重大機會。

當我在走廊，覷到一扇扇維持敞開，像忘了關窗而擱置的框格風景裡，那些黯淡光線底下的人們，若不是臥床休息或溫吞進食，就是閒散盯著天花板發呆，似乎什麼也不用做一樣；我就覺得既欽羨又忌妒。彷彿是他們被贈與了豐厚的時間，可以肆無忌憚地揮霍。他們每個人都卸下從前的發條，如今終於可以心無旁顧等待著報廢。

自從父親不在以後，母親經常告誡我時間的珍貴。當吹毛求疵的她，發現我埋首寫了很久，作業簿仍呈現一片空白，好像錄音機沒錄到聲音，忽然流瀉出的一段滑稽沉默；她就告訴我，自己的將來，已被我一點一點消耗殆盡。

那時我十二歲，母親為了善用時間，晚上也要外出工作。有一次，我半夜起來，聽到整間屋子，充斥著像突然耳鳴的隆隆寂靜，我便立刻穿上外套，逃離了這裡。我從來沒有在這個時間出門過，所以一到外面，就好像掉進了世界

的影子裡。我覺得白日裡，那些看慣了的街巷，到了夜晚，便露出一股猙獰；當我想抄捷徑，拐進空蕩蕩的巷子，無止盡延伸的暗影，與不斷翻湧出來的靜謐，都讓我彷彿是走在細緻的鋼索上，不免膽跳心驚。要等我終於穿出巷子，稀稀落落的商家，才在不遠處升起了微渺的火光。

後來我找到那間，在黯夜顯得過於曝亮的屋子；我知道她在這裡。即使當門開啟，一股冷風直灌得我哆嗦，我仍沒有懷疑地進到屋裡搜索。果然，我在一排泡麵的貨架底，發現她藏匿的地方。一個萎癯、小小的身影；猶如一隻枯掉的昆蟲外殼。

我聽見自己用一種奇怪的腔調問她：「都幾點了，妳知道嗎？」問完，連我自己也有些意外。她聽完後，先是肩膀抽顫，好像是偷東西被逮個正著；「我等就回去了。」她沒有轉頭，繼續被打斷的動作：從紙箱偷出一包包的泡麵，然後塞進架上的縫隙裡。

就是從她身後，我打量她幾乎要與貨架，融為一體的身影，幾乎萌生出想要離開她的念頭。這念頭在幾個星期後，立刻被我象徵性地付諸了行動。當我放學回來，對她竟在家而驚訝異的同時，連書包、水壺都還來不及放下，我的雙腳忽然擁有了自由意志——牠就像一條脫韁的野狗，以敏捷的速度，穿越被孱弱陽光所襯托出祝福的走廊，直抵母親的房間門口。

我滑稽地諧擬一個竊賊，撬開房門，悄悄進入房間，結果立刻就被嚴重稠濃的黯黑，弄得眼前閃閃爍爍。從床的位置，不時掀翻起一陣陣粗暴的鼾聲，聲音之大，好像就連房間的天花板，也在痙攣的顫抖。

等我適應了以後，母親像從黑夜浮出來的鬼臉，突然震攝了我，剝奪我雙腳的意志，讓我完全動彈不得——她腫得如發酵後麵團的臉，散發著奇異的酡紅，不知是不是喝了酒。她蜷臥著身子，猶如一隻奄奄一息的母獸。一個突然獲釋的想法，化為一粒氣泡，經由脊背竄上我的腦海。

她可能不是母親。

我感覺這個房間，本身就是一場惡夢的溫床。母親她，一定正作著一個，當你以為要結束時，總是無故從頭來過的夢；以致於她頻頻錯過了醒來時機。儘管我這樣想，帶來了許多寬慰，可是我仍舊情不自禁地節節敗退。我面朝床上的母親，緩緩地向後倒退——彷彿是謹慎地在玩往後跑的一二三木頭人。未等她睜開眼睛，我很快就退到了門邊，帶著失敗的恥辱落荒而逃。

這件事本身帶給我一點後遺症：後來有段時間，我總無法不把母親的臉，視作是一張面具，好像不這樣就無法直視她。嚴重的話，我甚至連看她都有些困難；不是因為她被無形力量，扭曲至變形的臉，而是我開始察覺，有時候她的五官會忽然隱沒下去，幻化成完全光滑、平整的臉蛋，猶如我在勞作課捏壞的黏土。

母親逃離以後的隔天，我就侵佔了她原本的房間。仗勢她不會回來，我一回到家，便住進她的房間，好像我本來就住在那裡。我就像一個未繳租金，卻依舊安然住下的房客，毫不羞恥地在裡面過活。好幾個小時，我坐在模仿母親身形的椅子，像全身癱瘓一樣，只是盯著無聲的電視。我不會開燈，這樣光影在我瞳孔，如瀑布般不停流瀉時，就恍如世界將要毀滅前夕，我及時躲進一間沒人找得到我的電影院。

當睏意突如其來，像個從黑暗中顯現的惡魔，執意攫住我的時候；我會裹著棉被，假裝自己是一枚未熟透的果實，來躲避它的查緝。可是我並不會閉上眼睛，即使我盯著螢幕盯到痠痛。

而黎明總是來得特別鬼祟。在我還沒有意識過來，房間就被朦朧的亮光悄悄滲透，提醒我電影已播映結束，準備好要散場了。我總是不情願地，走進廁所開始梳洗，然後從書包拿出聯絡簿，簽好姓名，準備好要搭公車，準備好跟某些人，對著黑板，一起研擬一整天，充滿虛假的期盼與太過於熱忱的活動。即使相較於母親的逃離，這些幾乎毫無意義，或是過於微不足道。

適度的熬夜，讓我俱備在白日裡夢遊的能力。那些日子，我總是從一個夢境，盪晃到另一個夢境，彷彿是穿梭在不同的透明薄膜，即臨卻又帶有隔閡。無論老師或是同學，他們當著我的面說話時，雖然嘴唇在蠕動，但聲音卻幾乎完全啞啞，帶有一種裝模作樣的表演性質。

可想而知，因為我總是昏昏欲睡，我對他們的印象，就只是像被打破的鏡子碎片般，如此地細瑣與拼湊。而習慣了這樣的夢遊，久而久之，我自己彷彿也變成了夢，有名無實，被掏空掉了體感，我變成一個隨時都有可能潰散、消逝的幽靈。

事實上，這不過是母親逃離前一年，我經歷過的某種擴張版本；透過我的視線，世界早已呈現一種雨季灰濛濛的單調顏色，只能透過重複的放棄，來維繫一絲與它的關係。我似乎總因某些意外而被耽擱，以致放學後，遲遲未能準時回去。已經辭去夜間工作的母親，則幾乎每晚都坐在黯淡的客廳，猶如被供奉的一尊神明，等待忽然闖入的我向祂祈求一些什麼。

那時我最好的朋友，就是一根曬衣桿。當我再度遲歸，扯到近乎緊繃的靜默，就如冬季傍晚迅速頹黯下來的天空，那樣令我措手不及。而曬衣桿只消失在空氣中，揮舞幾道優美的圓弧，立刻就打破了沉默。

「不知道為什麼，沿途有隻狗一直追我。」或是「那個公車司機很偷懶，開到一半居然丟下乘客，自己跑去上廁所。」我聽見自己扯出的謊，像一串橫生出累累果實的葡萄枝幹，透著狡猾的晶瑩。

我隱瞞著真相。就如同在學校或補習班，同學們的交談，總想用一頭熱的算計，來轉移他們對存在懷疑的注意力；他們反芻課本上的陳腐話語，從嘴巴噴出來，每字每句都像一條條扭個沒完的蛆。

我與幾個身體漸漸變得透明的男孩，在學校附近的荒僻小巷，自行圍成圓圈，儀式性地輪流傳遞一支捏癟的香菸，瘋狂吸吮能夠填充透明的雪白霧靄。

是的。我的身體是一個陷阱，所有物事的無足輕重，連帶地造成我身體的幽靈狀態；我慢慢喪失了對這個「我」的自信。

最讓我遭受打擊的，是母親開始召喚那個我們其實都已習慣，早就死去的父親。她總是在我像一隻敏捷飛快的老鼠，趁沒有人注意，想一鼓作氣溜進自己的房間時，恐嚇我，信誓旦旦地說父親的魂魄，又再度回來了這裡。

她總是說：「你跟他這麼像，就像他附在你的身上。」聽到以後，我佇立在房門口，呆愣不動，好像有股暖流，奔騰地往我身體各處輸送，恍如我是真的被附體——我幾乎沒發現自己握緊了拳頭。

自從父親逃離母親以後，我慢慢就對他的存在感到懷疑。他的所有消息，都像是一宗糾結紊亂的醜聞，完全被封鎖下來。我想，父親大概真的是死了。只不過他永遠也無法死得徹底、死得心甘情願，即使他曾刻意消滅在這家活動過的痕跡。

因為經由母親再三的指認，我似乎就是父親存在過的唯一證據，亦也是他最大的敗筆。

4

當拖延的慣性扎根在我體內，原本已被我封印的母親的鬼臉，終於在某次過於嚴重的遲歸中，再度被召喚出來，形成我一次更為嚴重的夢魘。

我從沒看過這樣的母親。

我在黯淡的夜色中，走近公寓樓下的鐵門，冉冉的騷動立刻觸動了那盞小燈。而從暈黃中，倏忽迸現的母親，就像舞台上忽然現身的殺手。

她一語不發、冷峻地盯著我。

「你去哪了？」

她問我的同時，忙著劫掠我；她奪走我的書包，伸出滿是觸鬚的手，往書包裡翻掏，彷彿是在找尋任何可能的破綻。我的雙腳被釘在地上——我像一根競選用的旗幟，試圖用不動聲色的偽笑，來確立自己問心無愧的地位。後來母親見我沒有反應，又問了一次。而這一切終於在她脫口後，像受驚的紊亂螞蟻般，達到完全的失控。

「你到底去哪了？」她拖長並奮力拉尖那個「了」字，剎那它便縮成一顆飛速的子彈，劃過我的耳際，在我耳後爆出聲響。虛弱的黃光底下，他的臉正經歷一次恐怖的變形。糾纏不清的五官，以及不停扭動的臉孔，似乎都在暗示我：從她臉部的這場混亂抽搐中，將會竄飛出什麼令人驚懼的東西。

而當她又開始說話，呢喃著我不懂的語言，甚至不惜夾雜著抓狂的吠叫；在她面前，不當的羞愧便開始包圍我，把我變成某個深沉的恥辱。

我判讀不出她的情緒，不知道她是在哭或是在笑。我倒退了幾步，並為她似乎在褪變成一條狗，感到莫名地驚恐。而後，經過幾秒鐘的短暫沉寂，她再一次蓄力，將要再度發出瘋子般的吠吼時；我當機立斷，居然就這樣拋下在暗

夜中的母親，一個人拔腿狂奔，遁入墨水般的幽黯小巷裡。

5

母親在這裡不太出門。她的活動範圍，幾乎僅限於房間外的走廊，還有他們附設的餐廳。這裡什麼都有，自給自足，直接省下了與外界的聯繫。當我進到房間時，十之八九，她總是剛剛才睡醒，在昏晦的床上，爬起來的母親，恍如一宗災難的生還者；她的額頭，黏附幾縷凌亂的髮絲，明顯失神的模樣，透露了她的心有餘悸。

儘管我總是傍晚來到，但無論房間或其它地方，都呈現一種朦朧、黯淡的色澤；明顯的光照不足，好像是刻意不想讓人看得清楚。這種明目張膽、想省下成本的意圖，造成我每次探訪，都好像誤闖海生館，栽進了森森黝黑似迷宮的穴道裡。母親的神情，總在貧困光線的掩護下，如魚缸裡的魚一般，沒有任何表情。就算有時候，那樣具有淡漠底蘊的面孔，忽然會被滑稽的一股熱情侵擾，浮現一絲輕微的波痕——比如她會異常興奮，忘了自己行動不便，提議要到哪裡去健行；或者漠視我的身份，要求我提早來這裡。

不過就像迅速褪去的午後雷陣雨，很快她又恢復不痛不癢的臉色。

自從搬來以後，對於很多事情，她似乎完全喪失了興趣；這當中最為顯著的，就屬她不再介入我的生活——仿如我已是個成年人，而她免去了相關的法律責任。

大部份時候，她看起來都太過無動於衷。

不得不承認，她吝嗇施捨的一點活力，就只是為了應付我而已。一個星期有三、四天，我就像買票進戲院看戲，只不過我是唯一的觀眾，她只好勉強搬演一齣獨幕劇。然後，過沒有多久她又故態復萌，恢復鬆弛的邇邇姿態，對任何事抱持著漫不經心。

她總是不換衣服，穿著同一件睡衣，從她髮梢還捎來濃郁的油膩氣息；而她（可能）受制於被切得細碎的睡眠，懶得刷牙的後果，就是她的嘴不時會散發出一股淡臭。

好幾次，我都想直截了當地問她，看她在玩什麼把戲。我懷疑她懷藏著我所不知道的事情。整個逃離背後似乎有什麼陰謀，而且直覺告訴我，這整個過程，正邁向一個可怕的結果。

當我在房間，在床的旁邊，承接突如降臨的沉默，當不安的我，想拿一些愚蠢的玩笑話，加以搪塞、填空時，卻發現母親早已遁入夢鄉了。她自私地拋下清醒的我，讓我獨自留守在深邃的黑暗當中。由於視線的蒙蔽，我的聽力便如貓一般靈敏；很快我就聽見，從母親床頭發出的「滴答，滴答」聲響。

我知道那是時鐘的聲音。可是不可思議的清晰，一點一點撥轉我的想像，仿如在深不可測的黑暗裡，事物可以悄悄任意地變形。那個聲音，也可以是母親身體裡，一枚隱形炸彈的計時器；在她未來的任何時刻，隨時隨地都有可能

自爆。不只是母親，當我預期這個房間，連帶也將坍塌、崩毀時，竟又興起了逃離她的齷齪念頭。

另一方面，我也不是那麼有把握，母親也可能只是轉性了。她不似過去那麼固執、強勢，逐漸退回到年輕時的心境。

比如說，現在出了房門，她的手經常變成一條腹蛇，不知不覺就纏上我的手肘，施加一種過度依賴的壓力。隨著時間拉長，逐漸有股溫熱，從手臂爬上我的耳後；突如的麻痺感會使我驚懼，甚至開始喘不過氣。尤其是，當我在走廊，偶然撞見那些穿著緊身衣的大女孩——她們朝我點頭、投以一種模稜、曖昧的笑容，我總想立刻甩開那隻糾纏不清的手，趁她跟她們說話時，借助暗沉的光線偷偷溜走。

我不認為一個人的心境，真的會影響外表太多，但就母親的例子來說，過了一個週末，當我再度看到她，除了那雙臃腫不堪的腿，她整個人似乎又縮矮了一吋。那寬鬆的睡衣，越來越像她的斗篷，幾乎要垂到地板，若是她在走廊的另一端，遠看真的像個迷了路的小孩。

而她越來越頻繁地，對我洩漏她孩童般的幼稚心裡。

舉例來說，當我們在餐廳僅存的光線一隅，吃飯吃得好好的她，突然凝成一尊蠟像，陷入一種假裝沉思、實則卻迷失在那個漫不經心的迷宮內部；這樣的任性，不過是在鄭重地申明，她只想躲在對現實無所謂的幻想裡。

母親帶給我的變化，我很難抄捷徑地去形容，或斷然表示好惡。真要說的話，感覺就像我漸漸失去身為人類必須擁有的基本束縛：隱形的引力。我就像一顆斷了線的氣球，無所適從地不斷飄上天空。

無庸置疑，母親鑽進自己的內部，只想活在想像的虛妄裡。

有那麼幾次，當我抵達的時候，太陽還沒有完全消失，無力的光線沁入了走廊，有幾扇窗給染成枯萎稻麥的顏色；我看到一個與母親相仿的人影。當她轉過來時，整個人宛如一次失敗的偵查本身：從頭到腳，她把自己包得很緊，她在睡衣外面加上了外套，還戴上帽子、口罩，試圖讓她刻意的喬裝暴露出更多破綻。

「我不能曬到太陽。」她用夾雜一點羞愧的猶疑眼神盯著我。那對眼珠，縮退到漁夫帽裏覆的黯影裡，靈轉猶如貓一樣的熠熠瞳孔。這下可好，她不但一直在縮小，現在還要縮得徹底，縮成一個彷彿是一見光就會消逝的亡靈。

隔著一段距離，我走在後面，也捲進母親她那由虛妄揚起的強大漩渦裡。我竟然興起了一股魔幻的憂慮：一旦有誰從後拍她的肩膀，她所有的外在偽裝——那些衣物立刻像失去咒語的紙鶴，墜落在地，然後絲毫不見她的蹤影。

好像她從來就不存在似的。

6

最後來臨的週末，在那個霏霏細雨像霧靄的星期六，我答應母親，準備到

她的新房間，陪她待到星期日早上。

不知是不是一個星期中，唯二不用上學的日子，或是那天自清晨開始，窗外的一切，就被細密的雨絲擦拭而去，留下整片昏昏欲睡的空白；我醒來的時候，發現早已超過與母親約定的時間。那時的窗外，已經略顯陰暗。我忐忑不安地趕忙過去，根本無暇顧及被雨水暈開，一瞬就從耳朵兩旁流掉的風景。等我抵達那條肅穆、暗沉的走廊，在進到房間以前，依憑鎮靜威脅著我倉促的步伐，才不至於讓我內心捧的一杯水潑灑出來。

然而，母親繼續她那心不在焉的卑鄙陰謀，而且和之前相同，擺出一付剛睡醒的模樣。

她那張被沉睡蹂躪得分崩離析的垮臉，在看到我以後，鬆散的粗略線條，一時還無法完全收攏，於是掛在她頸項的面容，宛如達利的畫作當中，那些癱軟疲乏的時鐘。

在那個晚上，當我們吃過晚飯，一回到房間，母親立刻就搭乘她那條小艇出發，迅速漂回熟睡的潮浪之間。而我躺在那張不時抽搐、發出哀傷呻吟的躺椅，聽著母親宏亮的鼾聲，意識卻如照鏡子那般清醒。整個室內，浸泡在密不透風的深沉鬱暗裡，彷彿是待在焦黑的玻璃瓶底部——在這完全感受不到自己的氛圍底下，我就好像殯葬業的一次過份玩笑；活生生地被放進一個巨型的棺槨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好不容易母親終於不再打鼾；深沉的鬱暗滲透我的眼皮，與底下的闇黑取得了某種聯繫，我就像一顆星子，被強迫放逐在遙遠天際……在漆黑的空中緩緩地墜落……墜落……

在身不由己的墜落中，我不斷聽到一陣陣被摀住般，削掉了銳利邊角的蜂鳴聲……

剛開始，我只覺得很熟悉，儘管酣眠形成的遲緩，試圖阻礙我回想；然而一旦我想起來——「啊，是火警警報的鈴聲！」我居然產生如釋重負的感覺。在我心底，感受到一股解脫的同時，我還對我在睡覺時，猶能思索本身感到好奇與折服，一點也不擔心可能的後果。

其實我根本懶得醒來，實在是因為太困了。「隨他們去吧。」我聽到睡眠裡的我說服自己。隨後我察覺到明顯在晃的房間，我揣想著應是樓層主結構受到火勢影響，往上竄燒的結果，就是牆壁與天花板也開始搖搖欲墜。

劈啪的斷裂聲響，加上猛烈的持續撼搖，彷彿是推骨牌一樣，損毀迅速蔓延到房間的各個層面，讓這熱情的毀滅不停成長、茁壯。不過最後，我仍然被強烈的搖撼給弄醒，醒來以後，我對自己的睡眠被攔腰割成兩半，深感輕微的憤怒。

我隨即在晦暗的視線中，發覺母親正用她其中一隻腫脹的腿踢我——應該說，踢我的躺椅一角，以致於躺椅持續發出憂傷且憎恨的規律哀號。

我從沒有看過這樣的母親：她坐在床上，五官扭緊成一股怪異的糾結，嘴巴張到最開，嚷嚷著帶有偏執與頑固的亢奮，簡直是發了狂一樣。

「怎麼了？」聽聞我的關切後，她明顯對我的後知後覺有所不滿，更加陷在自己所創造的瘋狂之中。她受怨怒擠壓的一張臉，焦躁不安地有如躲在暗處裡的母狗，不斷朝一旁的我咆哮、吠吼；理由的完全正當，只不過是我這人的存在本身，已經冒犯了她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當我再度表達我的關切同時，才察覺母親似乎是發不出任何聲音的，我們之間的溝通其實早已失效；因為她奮力咆哮而出的，就只是一遍又一遍徹底的啞啞而已。

母親好像被拔去了舌頭。

「啊啊……母母……」隨後她終於恢復了聲音，發出難以理解、像是嬰兒的咕嚕聲。

我打從心裡被母親深深地撼動。她賴在床上像一隻四腳朝天的甲蟲，揮舞著足肢與鬚鬚，開合著口器來表達她不為人知的折磨與痛楚。儘管我仍惴惴不安地挨近她，試圖想弄清她的需求或目的，可是對她彰顯出來的毫無羞恥，幾近無能地耍賴的事實，還是令我驚愕不已。甚至是她到了廁所，佇立在馬桶前面，要求我蹲下來為她脫掉褲子（我壓根沒想到還有內褲！）——都彷彿是她的心智經歷了一次徹底的倒退，已經完全屬於一個稚齡的孩童。

當我蹲下來，羞恥地用指腹拉下她的內褲，當那道夾雜稀疏毛髮的肉疤，如抵起的嘴唇，刻意地隱忍對我意外驚慌的訕笑時，可以說，母親的計謀完全成功了。她成功營造出一種乞憐的受害者形象；而我對此則徹徹底底地繳械。我只能擔心，為了博取同情而甘願的示弱，以這樣基礎而生的自發性倒退，總有一天，會退回到生命最原初的印象：一個豆莢大小般的胚胎。

至於那夜的後續，當我躺回躺椅，我乖順地就像一隻剛結完紮的小狗。儘管我並未睜開眼睛，可是我可以清楚地看見，在黯沉的房間裡，母親似乎喪失引力一般，像顆氣球漂浮在空中。而她的軀體，之所以沒有撞上天花板，只是因為有條纖細的絲線，綁在她腳踝與床的欄杆兩端。

由於我感到非常倦怠，我也就懶得去想這到底是不是夢。我只覺得身體變得很重，彷彿是我抱著一個巨大鉛桶，就這樣緩緩沉入深不可測的海中。

7

母親的逃離，在我陪她的那夜，又無盡地繼續下去；只是這次她來不及知會我，一個人乘著那艘小艇，獨自漂流到更遠的地方。

母親得了某種怪異的病，讓原本應該抵禦外部的抗體集體倒戈；遭受背叛的她，整個肺裡佈滿了致命、像是黴菌的白色斑點。我不能想像，就在我旁邊的她，竟會突然落水，沉浮在深夜的漆黑海面——舞著雙手，彷彿是想奮力攫住一把空氣。

儘管我沒有親眼目睹，但光是想像她的窒息，就足以讓我感到恐懼。

好在母親只能發出無意義的咕嚕聲，要是從那些聲音中，想嘗試解讀出什

麼，她也不可能對我透露哪怕只是一點——那個至今我還是無法理解、總是捉摸不定的事情。

唯一可確定的，是折騰了一夜，隔天當我終於睜眼，在朦朧微亮的室內醒來，忽然覺得一切似乎都正被應允，好像從來不曾懈怠的祈禱，現在終於得到回覆了一樣。然而，恍如披掛著鉛錘的疲憊，造成我短暫的疏忽，在我回到家的時候，盲目地誘導我，迫使我在她原來的房間裡睡下。

黯淡的房間，仍然殘有昨日下過雨的陰溼。水氣沾黏在被單與棉被，被它們裹著，就彷彿如浸泡在抽象的冷水裡。

我幾乎是剛躺下，便一路沉進了夢鄉。可是很奇怪的，儘管我閉著眼睛，卻可以清楚感覺到自己的形體——洋溢著勃發的生命力與慾望，好像我只是一個尚未出世的碩大嬰兒。